

目 录

- 吴大猷八十自订年表.....吴大猷 (1)
- 童心未泯的吴大猷.....叶树榭 (21)
- 见怪仍怪
- 贺吴大猷先生八十寿庆.....孙观汉 (27)
- 天地·精神·我
- 老顽童吴大猷.....夏瑞虹 (30)
- 《梁寒操与我》自序.....梁黎剑虹 (遗作) (35)
- 李耀汉和他的肇军.....刘伟铨 (41)
- 肇庆中学的历史变迁.....梁 诩 (58)
- 良师益友 爱国先驱
- 记爱国知识分子、民盟盟员梁祖誉老师生平
-黄升平 (63)
- 肇庆沦陷后西江南岸的军事形势.....刘桂兴 (66)
- 岑春煊冗长的号旗.....刘桂兴 (68)
- 高要县商会到肇庆市工商联.....刘桂兴 (69)
- 一九四九年在香港成立的“高要新青年协会”
-吕志澄 (73)
- 解放前夕成立的“肇庆市临时治安委员会”
-陈子光 (76)
- 肇庆解放片断回忆.....黄升平 (79)
- 解放初参加税收工作的回忆.....黄升平 (83)
- 解放前肇庆的司法审判机构.....黄升平 (87)
- 端砚漫谈.....黄宝权 (92)

西江奇才彭泰来·····	黄小虹 (95)
彭春洲花冢铭·····	石文 (97)
高要才子彭春洲·····	石氏 (99)
记整理校时一本新发现的《新娘歌集》 ·····	谢子熊(101)
黄官忆趣	
——学府见闻·····	李廷芳(106)
余汉谋轶事·····	曾宗业口述 陈树荣整理(110)
六十四军史料补正·····	梁玉麟整理(112)
续后话	
政协端州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26)

端 州 新 姿

七星湖畔起飞鸿，万宇擎天耀碧空。
大道流云飘玉带，秀堤绕绿舞春风。
清波潋滟情怀畅，倒影交辉醉意浓。
宝砚荷香迷远客，山川人物竞峥嵘。

辑《南方日报》1989年6月3日第一版

郭集辰 诗

梁耀钧 撰(封面)

吴大猷八十自订年表

简略的年历

1964年夏，我由美回台，在中研院、台大和清华大学合办的暑期研讨会讲学，某天竟通宵之力，写了一篇《抗战期中的回忆》，述1937年芦沟桥事件起至1946年抗战胜利后出国的一段时期的经历，文载《传记文学》第五卷第三期（1964年9月）。1976年应黄肇珩女士之请，写了篇《求学的回忆》，略述在小学、中学、大学、留学、返国任教、抗战后出国、到1976年各阶段的经历（1937年前，及1946至1976年），文载《自由谈》第二十七卷第八、九期（1976.8.9.）以上数文皆纳入《回忆》小册（联经出版公司）。又1981年，写了一篇《十年的南开生活》，刊于《中央日报》（1981.9.28.）及《学府纪闻》辑中的《南开大学》册中（南京出版公司）。这凡篇文，可说是我一生中求学部分的《自传》。

近年来有许多位友人一再劝我写自传，原因是我近二十年来在台湾做了许多有关科学发展和科学教育的事。我觉得我始终未离开物理的研教，但没有什么值得作传的成就；倒是在台推动科学发展、科学教育的工作，自问无愧对这一代和下一代的台湾科学，或有值得为人道的。中研院近史同仁去冬开始为我作《口述历史》的纪录，但我实在忙，进行极缓。我近月来亦试问自为一小传，但时作时辍，完成无期。兹先拟此简略年历，为《回忆》及《十年的南开生活》的补充。

1907年 9月29日出生于广州。父国基(1879? — 1911), 1901年举人, 母关嘉娥(1882? — 1945)。祖父桂丹, 号秋舫(1855——1902)、1889年进士, 1891年翰林院编修。

1909年 父母由粤迁天津。父出仕吉林省, 母留居天津。

1911年 父卒于1910——一年间的关外大疫, 随母回粤。

1913 — 1915年 随母由粤返天津。时伯父远基在津, 五叔配基由德国返国, 为旅津粤绅设计压油厅事。

1915年春 伯母丁氏肺病亟, 迁家迁回粤, 母携我与四叔(纬基)姊从弟大立留居广州, 祖母伯父则居肇庆。入番禺县立高等小学。

1920年 毕业于高等小学(该时是初等小学四年, 高等小学三年制), 考入广府中学。班中约五十人。学校较教会的中学为守旧。第一学期出榜, 班中名列第二; 学年考试为第一。

两年来课馀是绘水彩画, 间亦刻石章, 临柳公权玄秘塔。家中祇有少我两岁的从弟大立, 故甚少儿童的戏玩。

1921年 伯父应旅津粤绅之邀, 赴津创办“旅津广东学校”(中、小学), 携从兄弟大业、大任、大立及我去津, 入南开中学(旧制一年级)。这是决定我一生前途的第一个机遇。

1922年 学校改为三三制, 我入初中三。两年来最大的进步是英文和数学(代数及几何)。

1923, 4年读高中一、二。化学, 英文的教师, 有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的储润科、戴秉衡二位。英文读本尚有一美国女教师及南开大学应尚德教授夫人(华裔), 数学则有北京大学毕业的刘乙阁及南京东南大学的张先生(即所谓 Descriptive Geometry), 获益最多。

1925年 读完高二，决将高三的《大学普通化学》自行读毕，去投考南开大学的矿科。国文、物理的成绩平平，数学、英文、化学的成绩甚好，得录取。一年级课程有英文、微积分、物理、定性化学分析、矿物学、岩山学、测量学、工程绘图。秋，与丁文浩（丁文江先生之弟）配队，获文、理、商、矿科际网球双打冠军，得银牌一，不幸于1929年毕业时遗失。

1926年 夏，北伐开始。捐款办矿科的李祖绅先生的矿业情况困难，不能继续支持，学校只好将矿科停止，我决改入理科的物理系。秋，入二年级，以上年的成绩为矿科（及理科）的最高分，得免学费住宿费（共九十元）的奖金。夏，在南开中学的暑期学校教代数；又为华侨廖氏兄弟补习英文和数学。每日共上课补课六小时，每周五日，为时六周。共获一百八十元，一年的费用，卓有馀裕了。

二年级选习国文、高等微积分、初等力学、电磁学、电磁度量、近代物理、气象学、定量化学分析。“近代物理”使我开了对物理的窍和兴趣，渐为饶师毓秦注意。

1927年 暑假又教南开中学的暑期学校，续A. Sommerfeld的名著《原子结构和线光谱》的德文原本及英译本，盖一面学其内容，一面习德文也，又一面读一面英语M. Planck的（德文）《热辐射》及半，中译O. Lodge的英文《原子》一书。

秋，入三年级，选《世界文学》、高等解析几何、复合函数、高等力学、光学、气体运动论、物理化学、直流交流电机、无线电等课程，任预科物理实验助教，每月十五元，时饭厅伙食，日两餐，每月五元。

与四年级的龙祖璜、沈士骏、杨景才组读书报告会。龙

读统计力学，沈读电动力学，我读相对论。

1928年 四年级选近代代数、高等电磁学、微积分、德文。代数第一学期终，姜师立夫使读一本微分几何（德文的），作一报告，因这和我习物理的广义相对论极有关也。

冬，渐识时在物理系一年级的阮冠世。

1929年 毕业后，考清华大学的公费留美未获取（考取的是清大毕业的周同庆），因初识阮冠世，考不上留校任教员，亦好。夏，由津乘船经香港、广州返肇庆，见别了八年的母亲。八月又拜别母亲，至上海，见庶祖母，同去徐州，见四姑丈母（陈继承，慕埤）

返津，回南开大学。邱师宗岳（理学院院长）使我授近代物理和高等力学，我读古典力学，自己获益甚多。那年饶师获中基会研究奖助金去德国，陈师礼辞职去海京工厂任工程师，新聘卢祖贻（麻省理工的电机硕士）只授预科及大一的普通物理，我也“作先锋”了。

是年秋，蒋廷黻、萧蓬、李继侗皆接受了清华大学之聘离校，萧公权去东北大学，汤用彤亦于此年先后去中央大学。南开大学的教授阵容，忽形薄弱了许多。

我住教员住宅（在“百树村”）中，时以盛五加皮的坛子，隔水炖瘦牛肉成汁，使工友送去女生宿舍的阮冠世，伊体弱，似已患肺病，思以牛肉汁增加滋养。

1930年 仍在南开大学，自习力学、量子力学甚勤。秋，在南开中学授高三的物理，每周去上课三次。

1931年 春，经饶师（时在德）及清华大学叶企孙先生的推举，获中基会的乙种研究奖助金。初计划去德，随A. Joffe学晶体物理，后恐语言不便，乃改去美。夏，去河南驻马店，在四姑母处借了三千五百元，她又赠我五百元，为出国

旅用费。

九月初与冠世由津去沪，乘船经日本、加拿大之温哥华往美之西雅图。同船有张兹门，钱思亮（在头等舱），及南开同班杨照等多人。抵芝加哥，适为“九一八”日军占沈阳。

杨与我同去密昔根大学，冠世则去纽约州之Elmira女子学院，因伊获该校一奖学金也。

1931——34；1934——37；1937——45；1945——67各段，皆详见《回忆》一书，兹仅列一简略的年表。

1932年 六月得硕士学位。冠世来密昔根读暑期学校，得学士学位（工程物理），时医发现伊有肺病，即入医院月余，施手术于膈神经，意是使横膈膜不动，俾肺可休息（此是该时的治疗法，无效且有后遗症）。暑期中的物理研讨会，得听 Heisenberg 讲六周。一年中，因冠世病及经济拮据，精神及生活上颇感有压迫。

1933年 六月得博士学位，同时被选为 ϕ BK 会员，为全校研究生中四名被选者之一，一荣誉也。又得中基会乙种研究奖助金，故决留校继续研究。冠世亦继续在工学院为研究生。冬，伊复病，先住校医院，后遵医去纽约北 Serenac Lake 的 Trudeau 疗养院。此学年中，研究工作渐展开，经济上亦稍舒，但冠世病，忧虑仍在。

1934年 夏，接饶师由北京大学的聘书。乃于暑期物理研讨会后，先看冠世，后东去纽约哥仑比亚大学 Rabi 氏初期的原子束实验，去剑桥的哈佛及麻省理工学院，西去加州理工学院。八月中由旧金山乘船抵沪。由沪去香港，返肇，迎母亲北上。先去香港，乘船至沪，乘车至北平。在平，与密昔根同学高文源夫妇同赁居于东皇城根大取灯胡同，距北京

大学甚近。

五岁丧父，今二十八岁，始克奉养母亲。

1935年 华北日人逼迫日亟。春，冠世出纽约之疗养院，乘船回国，伊父母皆住平。春，伊患肋膜炎，每日高烧，先入“德国医院”，似无治疗法。后住一位卢大夫所设的疗养院，经夏至冬，时稍愈又病作。春，P. A. M. Dirac来北平，在清华、北大讲相对论之电子方程数次。我为学生及同人“作预备的”演讲数次。我于1932年春曾听Uhlenbeck讲此理论一学期，尚知多少也。

1936年 冠世稍愈。她家有姐妹弟六人，我想我可给她较多的爱护，乃决于九月六日结婚，由蒋梦麟校长证婚。我的二姑母三姨母等由津来，庶祖母四姑母等则由汉口来，大姨母则本住平的。婚后冠世仍每日微烧，秋冬多病卧，医割去扁桃腺，亦无影响。

1937年 春，冠世可起床。“七七”后数日仓促与母亲去津。母亲留津，住二姑母家。九月与冠世由津乘船至青岛，乘火车经济南、徐州、郑州至汉口，渡江乘火车至长沙。十一月与冠世由长沙乘船至汉口，乘欧亚机至成都，就中英庚款董事会在国立四川大学所设的讲座教授。

1938年，日机时临昆明。初夏，与冠世飞昆明，归队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与饶师聚，思稍慰其哀师母去世之情。秋，着手写《多原分子的结构及其振动光谱》专著（为纪念北京大学四十周年而作），稿成于1939年夏，由饶师带去沪付印。

1939年 上述的书，获中央研究院的丁文江奖金（三千元）。

1940年 日机来昆渐频。秋，由城内（周钟岳府）迁至距

北门约五公里之岗头村。学校决将一年级新生在四川叙永设分校上课。我留昆，仍住岗头村；迁川或可无空袭，但冠世身体实不胜旅途之苦也。

1941年 夏，英译E.P.Wigner的德文《群论与其在原子光谱之应用》一书。秋，授古典力学，班中有四年级杨振宁、黄授书、张守廉、李荫远等，及燕京大学毕业来随我研究的黄昆。第二学期授量子力学。

1942年 春，日军攻入缅甸。余伯成表弟夫妇狼狈由滇缅公路退至昆明，余乃空军地勤人员。觅我至岗头村，屈住数尺见方的小“门房”者数月。她的头伤口未愈，随空军去广西。

1943年 春，由岗头村乘马拉的板车入城途中，坠车脑震荡，昏迷数日。及我渐愈，冠世乃病倒，心脏衰弱，在生死边缘者数月。危急时入昆明西郊外车家壁的惠滇医院分院数月。至是乃“一贫如洗”，冠世的一个金镯亦售去了。

1944年 日军困战于太平洋，空袭昆明已止。冬，乃迁至抽签获得的学校在昆明城内西仓坡所建的宿舍的一间。至是无需每日奔行岗头村与学校之间，但通货膨胀加速，生活渐苦。

1945年 春，李政道来投，八月抗战结束。冬，应军政部长陈诚之邀，与华罗庚去渝。

1946年 春，学校“复员”，与冠世飞渝候机位返平津。五月得间乘空军机飞北平。

六月奉军政部派出国考察科技，又奉中研院朱家骅先生命，代表中研院赴英，参加皇家学会（延期）举行的牛顿三百年诞辰庆祝会。九月由英去美，在芝加哥与冠世、杨振宁、李政道聚会。李即留芝加哥大学。我与冠世决先访密普

根母校。冠世又入医院月馀。李之外，遴选出国的另一人，朱光亚，亦去密昔根。

接受密昔根大学“客座教授”之聘。授《分子结构》一课。Uhlenbeck师作核子散射的研究工作。与昔日系中教授相见甚欢。

1947年 夏，密校留我，但我决去哥伦比亚大学，从事核子实验或其它（原子、分子外）的研究工作。到哥大后，与Rabi谈后，决不做用Cyclotron的工作，而作原子束分子束的实验工作。在哥大授《原子物理》一课程。

1948年 仍在原子束实验上费时不少，有两个研究生合作工作。纽约大学来与Rabi商，请我去授量子力学一课程，在哥大接理论物理一课程。在哥大两年中，先后与W. Heiler, H. A. Bethe, G. Bernadini过往，他们皆来访问一个学期的。

春，中央研究院在南京，选出第一届院士八十一人。我被选，但数月后始知之。

1949年 秋，加拿大国家科学院（NRC）副院长Stacie创新政策，增强基础科学部门，设三百余博士后奖金，广揽世界各国研究员（欧洲、日本、印、美、加，连至澳洲），聘 G. Herzberg 为纯粹物理所所长。后者觅一广博的理论物理学者为理论物理组主任，乃与我商。我出国时初以二、三年为期，向军政部覆命。然该时大陆情势日变，军政部（时已改为国防部）已无暇国防科技计划，故决暂留外。兹加拿大来聘，故决先去加，候观局势再行返国。

1950年 夏，赴在墨西哥举行之美国物理学会谈一关于《自游离化》的论文。返加途中适韩战发生。

大立弟嫂请人带葆之，由港飞至温哥华，再由人带来渥

太华。夏，请胡宁来 NRC 两个月，讲量子电动力学的新发展。参与者有 J. Pirene, D. Riviere, S. Shanmugadhasan 等人。

1951年 马仕俊由美来NRC，他夫妇及小男孩即住我家三楼，马乃我1934年回国在北大四年级的学生，考取英庚款去英剑桥大学，1941春返国（昆明），抗战胜利后1946年初又去美（普密斯顿高等研究院），去都柏林、芝加哥，至是时韩战，中共之参入，故美移民局一度下令“中国”“物理学家”皆限时出境的。美国人往往幼稚无知如是也。

理论物理研讨会又加S. T. Ma, E. Corinaldesi, L. Trainor, E. Baner等人。

1952—3年 在风景优美的Rockcliffe Park村小湖边购地，自行设计一屋，1953年春，落成。

1954年 夏，哥仑比亚大学C. H. Townes请我去授暑期学校中热力学一课程，即住李政道家。秋，西屋子的物理部主任Albert拟聘我去任职，我虽无意，但不妨一去。到匹兹堡，在西屋子公司及匹兹堡大学物理系各作一演讲。见孙观汉。

1955年 五月在NRC组了一个大规模的研讨会，本以Dirac为主的，惟他于由印度至加途中患黄疸病，留温哥华即不能东行。该研讨会则仍进行，到者有E. Wigner, H. A. Bethe, S. Chandrasekh, V. Weiskopff, G. Wentzel, M. E. Rose, J. Eden等数十人

会后，Dirac病亦愈，乃请其夫妇来渥太华NRC三个月，伊每周参与我们的研讨会。冠世时款之以“中国菜”。

1956年 秋，应胡适之先生之邀，举家三人由旧金山乘轮经日本（在神户换船）于十一月抵台，在台大任中基会讲

座教授，授古典力学及量子力学二课程；同时上课者有清华大学原子科学所第一班研究生。连续不断的上课至翌年四月初。在台的公开演讲中，介绍杨振宁、李政道、吴健雄等关于宇称性的研究工作。数日后，他们的重大发现果公布于世。

光复后的台湾，百废待举，教学及学术研究，人才及设备皆缺。政府财政困难而军费不可少。然我以为教育及学术人才为一个国家之本，财政无论如何困难，政府亦应拟一长期性的学术发展政策及计策。

1957年 四月初，中央研究院在台召开（1948年在南京选出的第一届院士）首次院士会议，我建议政府拟订学术发展计划。

夏，被选为加拿大皇家学会学侣（院士）。秋，赴加拿大物理学会在加西避暑胜地Banff 举行之物理研讨会，讲散射理论三周，为后写《量子散射论》专著的张本。与会者有 E. Wigner, J. Schwinger, J. Bardeen 等，后者讲他和同事们的超导性新理论。

冬，李政道、杨振宁获诺贝尔奖；皆函我，表感在昆明受教之意。

1958年 春，胡适之先生由纽约回台（任中研院院长职）前，函请拟一发展科学的议案（见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第二六九四——二六九七页）。胡先生得陈诚（行政院院长）之支持，于该年冬成立了“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胡先生任主任委员，梅贻琦先生（教育部部长）副主任委员。经费由公营事业盈利拨若干百分点，虽为数甚微，但这是开政府直接支持学术研究的先河，意义极大。

秋九月，去普灵顿高等研究院，至翌年春五月返加。同

时在彼者有Dirac, Uhlenbeck。由后者的年前在一讨论会的讲稿，引起我对气体及电离体的运动论新发展的兴趣，为我在1960—66年间在此方面研究的起点。

1959年 日本物理学家大村充由东京大学来NRC，从事有关散射理论研究，我建议的第一项工作乃太阳大气中氢离子之连续吸收光谱，改进S.Chandraekhar早年的理论；次邀他与我合写《量子散射论》的专著。即开始合作工作。

1960年 秋，应邀参加美数个大学组织的中美学术研讨会，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举行。台湾学者有胡适之、罗家伦、毛子水二十余人。美国有华大之Taylor，时为美驻日科学参事之Otto Laporte，普灵斯顿的J.A.Wheeler等多人。会毕，胡先生与美国的“亚洲基金会”洽捐款中研院设数学物理讲座事（三年，每年一万美元）。

十一月应瑞士洛桑大学邀，去讲学一学期，至翌年二月。讲气体运动方程的新发展（1946年以来的Bogoliubov等人的理论），与Stuekelberg, Rivier 研讨时，解答了困扰Stuekelberg的一个问题，即与Rivier合写一篇《机率性与时的箭向》论文。

1961年 秋，应邀返台出席“第二次阳明山会议”，出席者多乃国外学人及报界等人士。会中戴运轨先生提议总统聘“科学顾问”，当时我即指出，如人选不当，易有问题，不如即以中研院的全体为总统的学术（包括科学）顾问。自此张其昀先生即不再与我“寒暄”了。后徐道邻先生在一短文中说，我的一句话，即值得这次会议所费云。

1962年 时在加京NRC。二月应胡适之先生召返台，赴中研院院士会议，二十四日于会后茶会道别时目睹胡先生心脏病发去世。胡先生引入西方治学方法于中学，创语体文

学，治学勤且谨严，为人正直，奖掖后学，与我无师生谊而爱护有加，一年来屡盼我来中研院推进数学物理研究工作而未如命，哀愧并生。

春，在渥太华接蒋梦麟先生电，转达总统 蒋公望接受中研院院长职之意，亦接到刘锴大使电，即电婉谢，盖我从来无做事愿望及经验，自知无处人能力甚明；如胡先生尚未能为中研院创新局面，即我更绝无能为力；且个人工作，小儿与冠世仍在求学，实不易举家来台。

《量子散射论》一书（与大村充合著）出版。

1963年 迁美。年初返台，协助中研院院长王世杰先生筹划恢复物理研究所事，见总统、张群先生（秘书长）、陈诚先生，应立法院茶会。这些都是前此不会做的事也。

春，葆之入加州大学柏克莱校，习数学、音乐，冠世陪他去加州。

秋，决接受纽约布鲁克林理工学院之聘，再度移民美国。该校 A. Ferri 氏扩展航空动力研究，亟拟得一对基础物理有广而经验者，故为我进行办理移民“第一优先”事经年；我自己亦思在垂老前，仍能作些较积极的研究工作，在加之 NRC 虽工作自由，精神、生活皆舒适，但嫌略感松弛也。

到纽约，住该校在长岛 Farmingdale 的研究所，讲气体及电离体（电浆）运动方程论，听者甚众。某日在讲课中，甘乃迪总统遇刺，即停讲。讲稿基于前在瑞的印就讲义。后再修改，成一书稿。

1964年 夏，王世杰院长组中研院，台大与清华联合学办之暑期研讨会。我返台讲气体电浆运动方程论。讲稿由 Addison-Wesley 出版。

1965年 布鲁克林校以大加薪及予我助理教授二人留

我，但我感该校内部“政治”颇烈，不愿牵入漩涡，决接受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校之聘。

暑假返台讲课，因医疑有肺癌，故即返美；在柏克萊校医检查无事，心乃安。秋，至水牛城。冠世亦由加州葆之处来。物理系教授阵容甚弱。

1966年 秋，学校听 I.I.Rabi 的推荐，请我任系主任。即展开物色教授。

1967年 春，接钱思亮函，达总统蒋公属意我任国家安全会议之科学发展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事，并请我返台。乃于春假回台。总统属意甚诚，且允我无需辞掉在美教职，于寒暑假期中回台，在美授课时由钱思亮、阎振兴二人协助即可云，故不敢坚却。五月复来台。即建议改组扩大原有之“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为“国家科学委员会”，隶属行政院；建议学术行政职位（如大学的院长，系所主任等）的任期制；公营事业以营业总额之百分一至二为“研究与发展”的经费，及若干原则。

总统任我科导会事，颇为华盛顿注意，盖我非“政治人物”，此事代表政府的真心注意科学发展也。故四月，美总统（强森）之科学顾问Hornig氏宴我于Blair House，介绍美国政府有关科技的各机构的首长，并自称为我的“学生”云。九月，Hornig 奉强森总统命，率科学技术人员来台。该时美国对华的经济援助已于1965年终止，美国法律给予我经济的援助，该团来台之意，乃在了解我国科技学术情形，给予我们精神上支援而已。贺尼克博士见总统 蒋公，建议我政府宜致力于科技学术的发展，适宜的幅度为国民生产毛额的百分一至二云。他态度诚恳（他是物理化学家，非职业官僚），给总统以极好印像。他返美后写给强森的访问报

告对我国皆实情而同情之词，当时我政府中有人，仍给予人以美国将援助我科技发展，是倚赖美援成习惯了。报章屡载美将援我，使美大使马康卫甚感尴尬。我面告他我向总统说，我们不宜对美国有援助我们的期望，且总统亦完全同此态度，故马大使无需为此抱歉。我为使马大使容易“下场”，建议美方可不动用款项，给我即借我一艘“藏库”的船，为我作海洋研究船之用，伊果大喜。事后不及二个月，美政府确实得一约千余吨的船。我驻华府海军武官验视后，以为船或太大，维修费高，故请美方另觅一较小的船。翌年春，我去华盛顿美国务院，接受美国赠我一船（以船桅上小旗为象征代表），船命名为“九莲”。来台后，由国科会装置导航定位等新科技设备，由台湾大学海洋研究所管辖作业。

十二月，总统核定科学发展基金（按贺尼克博士的建议，按该我国的国民生产毛额计），每年约十二亿元，以半数留作原子能发展，故年为六亿元。此数经行政院的计算，核减在高等教育经费中有关科学的为数约一亿余元，核减前此包括在教育部预算而系有关国防科技的一亿余元，又核减某名义下若干。故第一年（民五十八年会计年度）实得二亿数千万元。次年乃增至四亿元，维持在每年四亿元的预算者十余年。总统初无指示每年科学发展基金应按国民生产毛额递增为原则，惟未为行政院所遵守。政府高级首长中之真正认识科学——基础科学——之重要者，似惟有总统；惜他并不控制预算！

国科会的主任委员职，总统命我兼任；副主委由教育部部长阎振兴兼任。

1968年 去年秋，王世杰建议我和美国订一科学合作的“约”，美方立表同意。盖自大战后美国以经济支援世界各

国的款庞大，而成效不甚彰，正在筹思更改支援外国的方式，今得我方的两国科技合作方式的建议，以为是一善策。故其国务卿在议会的报告中，特提及与我签约的计划，是在2月我国与美驻华大使签双边合约之前也。签约中，我国的执行代表为国科会，美方则其“国家科学基金会”，每年双方拟定对策的预算。

秋，接总统蒋公的指示，科导会拟订一个“国家科学发展十二年计划”。基本的原则，乃将有关国防科技、工业科技分别由国防部及经济部负责；学府的基础及应用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等，则由国科会负责。其中人才培育计划，有学术人员出国晋修（年一百五十人）、研究补助；以“客座”制延聘国外学人返国等。每年科学发展基金（四亿元），乃由科导会拟定分配。

1969年夏，去新加坡，与其财长吴庆瑞谈其所拟高薪聘华裔物理学家计划，建议其宜从事应用科技、医等的发展。

辞去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校物理系主任职，俾得较多心力于个人研教及台湾科学发展事。

年来推动（一）台大的海洋研究所，（二）台大之船模实验室，（三）请邓大量、吴大铭等筹划地震研究的设施，（四）在交通大学、台大电机系、成功大学三处的电子科技研究等。

1970年夏，冠世获博士学位（生物物理系），毕业礼那天是她最高兴的日子，许多来贺的朋友。

1971.2年自1967年始，每年夏，由五月初旬至九月初旬，每年多由十二月中旬至一月中旬，均回台，共约五个月。其余的两个学期，则在美授课。国科会事则经常先后由